

#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4)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5">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5</a>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Ⅳ)

西里喜行\*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nd the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Ⅳ)

Kikō NISHIZATO

## Summary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became sharper after the 18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80's, the Sino-French war broke out, and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China los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chinese newspaper commented upon the Vietnam problem, and th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Sino-French war were to be seen in the newspapers almost every day. particularly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the Shenbao (申報) in Shanghai and the Shubao (述報) in Guangzhou inspired the Chinese with patriotism.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the editorials prin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newspapers concerning the Vietnam problem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編Ⅳ）

西里 喜行

## 目次

### 〈解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 A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 B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 C 「述報」の主要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以上、第五三集）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Ⅰ（以上、

### 五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以上、

### 五六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以上、

### 六二集）

三 「申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四 「述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

（一八八三・六・十八、光緒九・五・十四）

### ●黒旗檄録

現接到越南郵筒、内有黒旗佈告天下檄文一道、與前報所錄由西文譯出者、語意又復不同、細按所言情理、前檄是傳諭法軍者、在四月十三日未戰之前、此檄是佈告天下者、又任四月十三日戰勝之後也。道途遠涉、得諸傳聞、是一是二、必有能辨之者、聊就日報體裁、備錄左方、以供衆覽。越南三宣副提督劉永福、為檄告四海事。湖越南自秦漢以降、俱隸中華、至未始淪為外域。前明猶改行省、逮大清朝、雖越主迭經易姓、而皆遞列藩封、納貢有期、載在盟府、四海王尺之童、誰不知越南為大清屬國者。法蘭西獨不聞乎。既與中國和好、即不應欺其所屬、用兵于越南、無異用兵于中國也。兵端開自法人、如中國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法蘭西何說之辭、即不然而遣師救援藩服、亦不得援、兩國相爭、他國不得接濟之公法相比、前者據據西貢、遂使越南貧弱、至今同治十二年、突攻北圻、議和通商、迄今十年、未嘗稍得罪于法人也。去歲無故墮其河城、總督殉難、兵船盤踞下游、法使寶海忽在天津有通商分界之議。夫欲通商雲南、則通之而已矣。欲往保勝則往之而已矣。至越南土地、豈法人所得而

分之、且久居大皇帝覆載之中、頻年出師剿除土匪、未見法蘭西有一矢之助、何所賴其保護據人之城、戕人之官、據人之倉庫、猶視然自稱保護。豈不可羞。及至天津已約、會議請中國退師、而寶海忽爾西旋、增兵條巴南至。乘機叛信、一至于此。獨虐越南、實欺中國也。請質之海外諸大邦、誰曲誰直。啓兵端恐亦無辭為法蘭西解也。本年二月十九日、擊破我南定、三月阻糧于富春、攻北寧新河、竊山西之丹鳳、志在鯨吞、橫暴已極。水福中國廣西人也。當為中國捍蔽邊疆越南三宣提督也。當為越南削平敵寇。于是奉越南國命、督率全軍、逼攻河內、慷慨誓師。四月初九夕、焚毀河內教堂。十三日身率勁兵、與法人血戰、三時之久、砲聲雷動、人肉星飛。我軍奮勇直前、無不一以當十。當經斬獲該兵頭五畫一名三畫一名一畫三名、法兵死傷無算、奪獲火鎗馬匹甚多。彼兵潰遁、追至河內城西閉關不出。嗚呼、法人所為神人共憤、今受茲大創。天道昭然。如其悔過退師、仍申舊好、則水福為民惜命、抑又何求。倘猶怙過不悛、負固罔服、則水福誓不兩立、定當力勦仇讐。設更向我中國妄肆糾纏、則將延禮英才、糾集忠義、一檄之下、萬衆遂來、更舉義旗、往救西貢、夫天下之積忿久矣。殺機隱伏、如火待燃、有倡者必有和之、衆憤激發、非條教所能禁。豈獨不利於法蘭西乎。恐海邦之在中國者、亦因越法交鋒而受累、幸勿束手旁觀、致蹈城火殃魚之禍、何不發一言而辯曲直、以解紛也。至於我越教民食毛踐土、受國深恩、乃甘為仇人役使。昔與法和姑爾羅、今與法戰則從教者即逆黨也、痛殺無赦。如能改過自新、輸我以敵情、結我以內應、則賞賚仍有加焉。再如西貢舊民。豈不懷思故國、乃願為彼前導、喪盡天良陣前倒戈、即貸一死。若其堂堂衣冠之族、矯矯草莽之雄、亦甘托足其中陰謀詭計、竊已耳聞姓名、而口不忍言所望、今日為漢奸、明日為義士、水福猶尚禮之而敬之也。水福僻處一隅、志慮短少、伏乞大賢碩彦奇材異能、濟其力之未充、匡其術之不逮。謹願匍匐而受命焉。越南幸甚。天下幸甚特此敬告四海知之。

## ○法國郵音

法國巴黎士都城遞到信息云、司理越南事務官員、昨與水師大臣渣利理士布蘭會議、大臣言、法廷現與越南廷立約、不獨欲得東京管轄、即越南全境、亦須任由法人留兵駐守、若越南與各國相交、必商諸法人以決從、違而不得擅自裁奪。越南稅餉、悉歸法人抽收、任意支銷、祇留三分之一、繳回越土、俾資需用。越廷若允贊押施行、則可暫息干戈、倘或支梧、惟有從事於戰耳。計東京一隅、每年稅餉可得法蘭士銀圓三十兆枚。擬將三分之一、供法國官弁費用、而以三分之一、修道路置器械、其餘則繳歸越廷、以昭公允。前據元戎李威利奏稱、若得越南富良江等處、則足以大有為。蓋是處物產富美、人民衆多也。若用炮船數艘來往巡緝、則可無意外之虞。此西報所述、照譯錄焉、俾供衆覽。

## ○越南近報

初三日、西貢法國新聞紙云、現計法兵駐東京者、共有二千八百五十人。前月十三日、法軍進攻黑旗、慘致敗衄。當行至儒畔時、協鎮威刺士已疑有伏兵、即命將大炮安放、欲向前轟擊。詎、黑旗之衆突起、鎗炮齊發、擊傷協鎮、祇得卻退、李元戎在後聞聲、即由馬車躍出、督飭兵士、速搶過橋。黑旗忽退匿竹等內、寂不聞聲、法兵探視、覺樹林之外一帶長隄徧生荆棘、暗竊隱映、莫能究測。然軍令難違、祇得整隊過橋。詎、未及半渡、黑旗又出奮力□擊、法軍遂大亂、各自逃生。李元戎亦受傷、不能走動、致被擒去。聞此次黑旗約有二千人、中有五百名所用之鎗、乃西國上等利器、餘則不堪攻戰者也。法兵之被捉者、為黑旗囚於竹籠中、昇往各處、徧示居民焉。惟現傳越南土人、與黑旗之黨、互相矛盾、各逞干戈、黑旗有一兵總、已斃於越人之手。所傳如是。想是奸細造此謠言、以搖惑軍心也。法字新聞紙又云、法國水師提督美治、現奉有法廷之命、着在中國海道巡查、如遇船艘載運軍火糧食、前往東京及越南、則定為拘留焉。又傳提督接有文書內稱、中朝兵船、倘欲干涉越南之事、法國兵船可以任

意叢擊、切勿遲疑以悞事機焉。若探知中國各口岸預備戰務、均可相機往攻、無所顧惜。觀此信息、則法人之欺瞞中朝、不已肆無忌憚哉、抑本無此事、故爲此以恫疑虛喝歟、急譯錄焉、以敬告當道及中國之踐土食毛者。

○西貢封港

十一日、法國郵船、由西貢抵港、有搭客報稱、是處法官、已出有封港告示、限於本月十五日、即不准人出口矣。觀法人所爲、時事不更孔亟歟。

(一八八三·六·二一、光緒九·五·一七)

○論和議未易猝成

越南之事、法人則似利於戰、中國則似利於和而歐洲各國、袖手其旁、冷眼以觀、爲法人擔憂者固多、而爲中國擔憂者亦復不少也。而究之、爲法人擔憂、實不啻爲己擔憂也。何也、蓋以得通商於中土有利、既共獲素積怨於中土有害、必同當若法人不勝、則西國之威頓挫、權頓輕。此後欲有所要、勢必不能。故爲圖利速害、計西國要在久處於強、中國要在久處於弱、今一旦激而擄擄、匹夫尙不可狃困獸、猶復能鬥。況堂堂之中國乎。故曰爲法人擔憂者多也。其爲中國擔憂者、不過以中國戰艦未必如法人之堅、軍火未必如法人之利、倉猝開仗、適足塗炭生民焉耳。然此皆局外之私心臆度、固莫能獨出一策爲中法兩國以排難而解紛、俾得捲甲投戈釋嫌修好也。蓋在法人斷不肯以越南爲中國藩服、而中國又斷不肯以越南爲非己之藩服。彼此爭執、祇此一言。若皆棄之視同甌脫、而法人又耽耽於據

東京開紅河、而必欲得所藉手。此所以愈辯論則愈爭執、愈爭執則愈決裂也。今更重以黑旗之戰勝、法軍殲其兵總、積仇愈深、有所藉口。故以此時而議和、即使魯仲連復生、亦不能爭以口舌也。竊嘗揣度大勢、窺測敵情、二十餘年以來、法人所以欺天下、誑越南者、其大要在於廣通貿易。其大旨在於保護利權。每倡言寇盜爲行旅之患、以致道路梗塞、貨賄不通

而實則久思遲鯨吞、肆蠶食以全據越南境土。惟究有礙於黑旗駐守三宜地方、志不得逞。故前聞、黃黑二旗不睦、曾遣人往說、黃旗約攻三宜等處、以瓜分其地、則觀微知著、而法人之隱情昭然、其若揭後、因說有不行、其計遂沮。今則黑旗憤其侵陵日甚、禍患日迫、奮然投袂而起、慨然杖戈以前馳、檄遠邇暫掃兇氛、焚其教堂、圍其營壘、俘其將帥、敗其師徒。中國倘欲調停議和、法人必將指黑爲寇盜、而要挾中國、使與合力助攻、以去其所忌、而雪其前恥。中國忍聽法人以驅除黑旗乎。抑力護黑旗、以理折法人乎。聽法人以驅除黑旗、是自毀傷其臂指而、棄絕越南也。是自撤去其藩籬、而困敵中國也。雖至愚極庸、亦知其計之非、而斷不出於此也。護黑旗以理折法人、是仍不能去猜忌、釋嫌疑、低首下心以委曲言和也。法人所求不遂、所欲不償、又安肯遽退兵而與立和約也。凡此皆事屬兩難、顧此則失彼、再四躊躇、並無善策可以慰法人之志、而紓越南之禍者也。然中國處此、其道將若何。夫亦修戰守之備、持堅忍之力、仗義執言、詰奸察惡以俟其來而已。固無所生其畏惡、滋其疑慮也。蓋師直爲壯、此事我直而彼曲也。

○事可驚心

西字報云、有西人旅居寧波者、私致信、與上海日報言、是處之人、現因越事皆預備戰、務志切同仇、倘中法果有失睦之耗、致以興戎相見、則糾合義旅、先將河道阻塞、使船艘不能往來、然後與法人戰焉。此言若確、則天下之積忿久矣、豈徒法人之不利哉。

○越使回滬

西字報云、接有北省信息、據稱、越南所遣赴京之使臣、欲請中朝恤其國難、逗遛數月、未蒙中朝代爲設法。現聞、李伯相奉命駐節上海、經畧三省、特由天津起程、往謁伯相、以求退法人策焉。

〔一八八三・六・二二、光緒九・五・一八〕

## ◎和戰末議上

寇氛孔熾、越南危在旦夕、中國之人言戰言和、各持一說、而究之、戰何以策出萬全、和何以不貽後悔、則固未及為之通盤籌算也。夫主戰而不知所以戰、是憤兵也。實取敗之道也。主和而不知所以和、是示弱也。又取侮之道也。朝廷特命李伯相、持節南下、經營三省。廟諱早定、伯相必有稟承以善其措施。夫豈草莽下士所能窺測、似亦無容妄為擬議也。然自古芻蕘之旨未必無善非可採。況同此踐土食毛之儻、莫不存敵愾同仇之志、則愚者之千慮正不妨聊貢所知也。竊嘗統籌中外全局、而探其禍變之原、以得其和戰之要、謹著為末辭、質諸當世焉。溯自西國通商中土、日出其奇技異能、以眩我之聽聞、而惑我之智慮。惡之者則鄙棄不屑道。驚之者則推崇不絕口、而彼遂得通其貨賄、結我好民、以為腹心、使悉輸以中國虛實、而又藉游歷、以入內地、考其山川、稽其險要、繪圖貼說、歸告國人、則其所以謀我者、固至密而無遺策矣。故一旦挾嫌啓釁、分道侵擾、狼奔豕突、莫之能禦、而中朝大官受命出師、遂致胸無把握、惟決計議和以紓目前之禍。即有二三豪傑、感憤激昂、修備練兵、誓與相持、亦被阻撓而不得行其志。觀道光年間事、可為太息。是中國之所以不能戰者、非國小民寡、難與抗衡也。實怵於敵人之船堅砲利、悞於漢奸之虛聲恫喝也。故前此外國失和、有不當戰而戰者、有當戰而不戰者。即有可和而不可和而竟和者。紛紜外謬、倒行逆施、而國勢因以不張。國事因以大壞。延及至今、仍不知所以變計。此外國所由肆其憑陵、恣其欺視、而令忠義之士、扼腕興嗟、椎心痛哭也。夫越南之事、法人必藉口於非中國藩服、中國即欲委曲議和、已難強參一語、在法人之意、必將舉全越而界之、聽其措置、乃肯相安於無事。今又重以黑旗之捷、則法人氣愈憤仇愈深、即愈有所藉口、則就現在之情形以觀、固無可和之機矣。然終必歸於和、而後越事可定、越禍可紓也。則中國之處此、要惟堅持其說、而勿為

浮言所動搖、勿為危言所挾制而已矣。竊計、越南國小民貧、雖不足以抗法人。然得黑旗以播其間、激憤矢忠、誓卻強寇、則固儼然法人一敵國也。法人以勇、黑旗以智、法人為賓、黑旗為主、勢足相當。中國此時惟宜沿海籌守戰之備、過為黑旗聲援。倘黑旗需用軍火糧食、則從滇粵運往、給使勿乏、中國祇作壁上觀、不必再與法人爭論曲直、致勞詞費想、彼此相持、不及一載、法軍遠到、不習水土、欲進戰則力不能勝黑旗、欲退歸則慮見笑於各國、失其所恃軍必困敝、然後再助黑旗出而攻之、各國深恐法受大創、不利於通商大局、必有出而勸和者、其時我中國正可仗義執言、以責其棄信蔑禮、欺陵越南、為之定其疆界、正其口岸、改立約章以昭信守。此則以不戰、為戰即不啻以戰為和、而越南國祚可以永久無虞、即中國信義、可以邇遐彰著也。此稿未完。

## ◎越事近報

十五晚、有厄地輔火船、由海防到港。據其船主報稱、越南情形、現甚靜謐、自五月初旬至今、兩軍並未有開仗之事。法軍在河內者、仍然晝夜巡防。不敢鬆勁、而黑旗亦不進逼、且聞、多退入內地駐割、究莫測。其又用何計也、法軍日夕盼望救兵前到、俾定進止、至前所傳有某炮船為水雷所轟燬、則查無確耗、究不知此言之何自來也。此西報所言、照譯錄之、以供衆覽。

## ◎法國近聞

西歷五月十八日、倫敦新報云、法國議局、昨復開門聚會、以籌撥國帑發往越南、俾濟軍中經費、大臣渣廉摩利哥、因對衆言曰、觀中國現在情形、諒不欲與法國為仇、以干預東京之事矣。我宜趁此機會、電掃疆舉、速為辦理、以挽回大局、使勿失保護越南之名、而致利權不克獨操也。大臣言畢、衆咸鼓掌稱善。於是、允助軍餉者共三百九十八人。其不欲籌辦者、祇五十人耳。遂用舍少從衆之例、並擬每年於年東京經費中撥銀若干、以刊錄報章、俾宣傳遠邇焉。法人所議如是。果有何卓見、而謂中國必不敢

與抗敵。可慨也已。

○法人擬設電線

西歷五月三十一日，西貢信息云。法人之在越南者，現以軍務孔亟，擬由西貢特設水道電線，以達往河內，俾得使於傳遞消息焉。

〔一八八三·六·二三、光緒九·五·一九〕

◎和戰末議下

至於不得已而戰，則又不可存一欲和之心，參一必和之見，以致有所顧慮銳氣漸衰。蓋法人心腹偏於中國，有以窺我之隱情，嚙我之志氣。我之形勢，彼已給為圖說，而我尚懵然不知。我之虛實，彼已備得要領，而我尚茫然罔覺。我之奸民，彼已資為臂指，而我尚昏然如醉如睡，莫知為計，則所謂患生於肘腋者。蓋不在船無如彼之堅也，炮無如彼之利也，兵士無如彼之訓練而精銳也。故見微知著者，談及與外國啟釁莫不有危心焉。則以彼將擊東擊西，敗我一軍，而各軍皆將望風潰逃，撥我一處，而各處皆將聞警騷動，勢將瓦解，事類冰銷也。然則我今欲助黑旗，法人不將遷怒而攻我沿海諸郡邑乎。是仍授法人以隙也。其計又將安出不知。法人不勝黑旗，固必移兵以侵擾我中國，法人即勝黑旗，亦必藉通商以謀佔我滇粵諸省，終將出於一戰。祇時有遲速耳。戰速則暫危而禍小，戰遲則暫安而禍大。一日縱敵，數世為患，謀及子孫，正不可用章莫決致長寇而崇仇也。惟欲戰必講信修好，以輯睦於友邦，使不能合而謀我，則敵人之勢漸孤，而敵人之氣自沮。此事全在簡派威望素著諳練外事之大臣，藉游歷為名，出與各國君臣合從締交，即以覘各國之向背，察各國之動靜，而又將法人之用兵於越南者，詳論其是非，明分其曲直，邀合各國，秉公理處，使皆疑忌潛消，而曉然於我中國之所以為越南請命者，原非越俎以代庖，實欲抽薪而止沸。蓋越南即非中國藩服，而土壤相錯，有若犬牙，則輔車之依安危與共斷不能聽他國侵佔以致不利我邊防。觀土俄構釁，英法必聯兵以

急難，親兵以讓和。今越南於中國，亦猶是也。謂英可以阻俄人之侵士耳機，而中國不可以阻法人之侵越南乎。況明明越南為中國藩服，奉正朔修職貢，數百年來如一日。而謂可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爭此土也，吾知泰西各國，素秉禮義，得聞此言必不直法人所為而樂與中國交歡者矣。外交既固，內備宜修其要，則在要結我民以恩信，激發我民以忠義，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自省會以至鄉落，悉皆聯絡，力行訓練，如法人侵及我境，則遠近傳檄，雲集響應，以助官軍守禦。然此事非視同兒戲，必得良有司加意撫綏，上官朝廷之德，下通億兆之情，毋徇私母圖利，乃能見效及。今圖之似屬緩不濟急。然百姓沐二百餘年德澤，具有天良，自能力敵讎。

惟在上者有以感激，然鼓勵之耳。至於選將練兵籌餉置械，則衰衰諸公榮大才，豈無奇謀。惟能集羣策羣力，以實心行實事，斯有實濟矣。天下事非不可為合衆志以成城，則以守必固，以戰必克。法人雖強，勞師於遠。安見勝算，可以獨操，以黑旗區猶能挫其兵，而俘其將。況中國之大乎。故必不得已而戰，則中國之民亦有足用也。特未悉豪傑之士笑為迂澗否也。

○法國新報彙錄

法國各新報館，現因越南之事，各抒所見多所論列。茲特備譯錄報，俾留心時事者得以規天下之人情有不同，而因折衷，以得其平焉。梲尼路報云，法國用兵越南，現成騎虎難下之勢，似無庸為贊一詞矣。然觀駐中賣公使，與中朝議立之條約，準情度理，無所偏重，本屬可行。惜法廷狃於私見，以為不合，而竟作為罷論也。夫賣公使之約，將越南之地，剖而分之，以近西貢者歸法國管轄，近滇粵者，聽中國辦理。是利權已盡屬法國矣。有何不可。保護商旅而必欲盡併越南，構怨中國，輕於啟釁若是也。夫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非各國所可同日而語。平時額兵計約六十餘萬之多，悉延德國武員，教授陣法，而所用之器械，又盡屬洲諸國之快鎗，則軍之精良，誠未易敵也。且中國自一千八百六十年與英法構兵以來，深知棄其

所短而取西國之長、無日不動訓練、無時不思整頓。軍政之修、日有起色。又安可狃於前事、視今日之中國、仍如昔日之中國乎。若一旦驟啟干戈、則兵運禍結、靡知所底、法國欲求一戰以成功、殊不可得也。由此言之、法國欲與中國開仗、並無利之可圖。惟覺害之難免、固有可豫決矣。且中國前年與俄人齟齬、赫然震怒、籌邊聚兵、竟成兩雄並立、勢均力敵、並無畏葸之形、惟存奮迅之概。法國豈能如俄之強大而謂可操勝算於中乎。亦徒見其糜耗數百萬之福蘭士、塗炭數千衆之軍兵而已矣。故無論戰必不能勝也。即使得勝、人財亦多喪失、所獲終不如所亡。究何能愈於從賈公使之和約、可以不費一炮、不損一人、獲此大利乎。旋尼路報所論如是。又利巴德報云、東京之役、本報瀟來不敢勸法廷勿再發兵前往矣。現計我國鎗炮精良、士卒勇銳、正可迅赴戎機、戡定其亂、以示國家之威武、而迫越南、速與我議立和約、以挽回大局焉。至於籌辦軍餉一事、亟須力持前議、決計舉行。惟以小心辦實事而已。又巴黎上新報云、以今之情形觀之、料中國必不敢輕與我法國為難、而妄動干戈也。若果中國發兵南下、法軍正可奮勇敗之、使其不敢正覷法國。且人謂、法得越南、並不利於英國。或將出而干涉其事。然亦斷無慮也。又思高路新報云、越南之事、以義言之、中國何得干涉。當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法越立約、中國已置諸度外。此時而不爭、乃欲爭於今日乎、是於義理、大有不合也。凡此皆法國新報所登。亟照錄之、俾衆得以覽觀焉。

### ○法人讓服越南

法人於越南、必欲盡有其國土、而專其利權。近雖力主用兵、期以力併、然究未嘗不顧公議、不恤人言也。其敢於恫喝中國者、祇以中國向來辦理外事、胸無把握、築室道隍、終形其畏首畏尾耳。茲閱西報謂、法人為攻越南一事、亦會博訪周咨、合羣策力、以求事出萬全、有會宦游西貢者言、法軍之往東京、適值越南有雨、故此行恐不甚利、宜再發人至越南、與其王重立和約、許為保護、不奪其王位、不磨其需、用與之婉商、吾知

越南朝廷必樂相從也。又有一人意亦相同。惟云、現在所遣往越南之使臣、未識能勝其任否、應傳知在越南之官、將其就近妥辦此事。法人固宜襄助越南、以整頓其朝綱也。法人所議如是。又欲以情理動之、而不欲以威力迫之矣。然皆存一併有越南之心。故論者謂、法人之視越南、真不啻如砧上之肉也、可概也已。

### （一八八三・六・二五、光緒九・五・二一）

### ○越南郵報

十五日有西人由海防遞到信息云、前據嘉梳船主報稱、李威利元戎、當受傷被俘、時經黑旗副總兵、趨視為元戎、用鎗擊斃一事。今查其故盡千慮。蓋元戎率兵前進、祇持鞭竿、以便指揮、並未攜帶鎗械也。至傳法兵之駐河內者、因出戰受傷後、復遭疫症、以致死者甚衆。其說亦屬虛謬。蓋法兵於數月前、偶有數人猝患痘症、亦經調治、痊愈並無斃命者。特為辯明以釋衆惑。將軍波滑、現已乘依理沙士船、行抵海防、即赴河內、接任視事以節制各軍矣。水師提督美治、經將水師兵撤回、炮船隨即回、座駕船駛往珠龍海灣停泊。惟法人探得、中國有兵六千、行抵北寧地方、分守險要、與河內相距、僅六十餘里、固可朝發而夕至也。聞又有兵六千、由中國行抵東京交界處。又聞有兵六千、將由貴州前赴越南。此事若確、則中國已決計與法人開仗也。河內一隅、現甚安謐。蓋黑旗已退回新德地方、堅壁高壘、以養三軍之銳氣、俾伺隙而動也。此處距河內約七八十里之遙。聞黑旗主帥劉永福、又發有檄文、至河內榜諸通衢謂、定於十三日、統率三軍進攻法人、誓掃兇氛以靖國家云云。惟未悉屆期、果有助靜否也。查河內現祇有法人屯駐各砲臺、亦有法兵防守、而滿目荒涼、行人鮮少、已成為瓦礫之場矣。海防一城、經法軍週圍掘地作塹、高築甚麗、祇留數處可通往來。說者謂、歐洲人現尚多居海防。若一旦為黑旗所攻、即將傍徨奔走、逃生不及矣。十三日刺威路地士巴火船、由夏利處運煤前到、以接

濟各炮船需用。此船向來往紐約及夏利處。現法廷僱之以運煤、當到海防。時因水涸淺、不能駛進、祇在河外、將煤搬運南定地方。現亦甚安靜。蓋黑旗並未進攻也。法軍日夕盼望救兵速由租倫前來、俾得定期、以與黑旗決勝負焉。又十八朝利都火船、由海防到港。其船主報稱東京事勢、現甚安靖、可無慮有意外之變矣。海防處計有法兵二千人、若法國到有救兵、則共得七千之衆矣。昨運煤船駛到、咸謂救兵已來、遂紛紛議論、後查知煤船、衆始寂然。法國多理士炮船、現經動輪出海、巡查以窺探中國動靜。昨忽傳法國之嘉新炮船駛至某處、用開花炮、轟擊越軍所守之炮臺、而實則未悉為何地也。又傳有兵船泊在附近海防之處、擬將開仗。惟亦未得有確耗也。蓋海防現已安堵如故、城中居民亦復照常貿易。利都火船曾載有貨出口來港、則似法軍不復進攻越人、而再啟兵燹之禍矣。

○法軍固守

西字報云、法國將軍波滑、視事之後、以黑旗退入新岡及北寧兩處、堅守不出、遂加意整頓、以修戰守之備、擇有險要數處、建築碉堡、以防黑旗進攻、另調炮船、駐守河濱、相為犄角。和路達船、昨由北海啟行、以便沿途窺探中國炮船如何動靜、能守後能戰、法軍用兵庶乎近焉。

○法國郵報

西歷五月十二日法、國巴黎士都城信息云、法國大臣布蘭蘇卑、因越南之事、倡言於衆曰、我法人用兵越南、料歐洲各國無隙可乘以干涉其事、而與我法人為難也。蓋越南若歸法管轄、各國船艘貨物、亦可載入東京、販賣以共沾其利、益似此公道。雖欲干涉、亦屬無謂。況助中國以拒我法人、更有何益哉。大臣又言、英國之人或生嫉妒之心、而側目以視、不知英人之東方、亦由我法人之在越南也。又何為視同舟如敵國乎。想必不然矣。按、法國大臣之為此言、蓋常懼歐洲大國干涉越南之事、亦已情現乎詞矣。故特為大言、以籠絡各國、而欺藐中朝想聞者。

（一八八三·六·二九、光緒九·五·二五）

○論西報多言法國兵強

邇來、中法因越南之事、勢將決裂。中西日報、各述所聞、間有抒為偉論、以示特識、原不得概指為逞其胸臆之私也。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豈能截然整齊歸於一致、則其有意鋪張、或存心警惕、以致詞意、不無偏倚者、蓋亦在所難免矣。惟在閱報者、綜觀而博覽、互証而旁參、以得其命意之所在而折衷、以得其是焉耳。其合於己意者、固樂為推許、其拂於己意者、亦當聊備一說、以資後日遇事、有所把握、而不至為浮言搖動也。即如法國近日新報、多為法人迴護、而痛抑中國。其或法廷之所授意、抑操觚之士、欲以此媚其君長、所謂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者固然、其無足怪。即各國新報所論、亦極參差、然要皆備情度理、以自矜其一得、而各貢其所知也。則當局之人、正宜於此以審彼此之形情、而規各國之向背、斯為戰為和、可得而決計矣。夫中國時事之艱、已慮顧此失彼、而以法人之貪暴強、又有非可以口舌爭而以情理勸者、則事之棘手、似智者無所施其計、勇者無所示其威、然好仔細思量、以究其所終極、則設一打破後壁之思、似法國雖強、而中國亦未嘗盡弱也。蓋嘗取西報所言法國之強者、反覆思之、非意存恫喝、則志在阻撓、而從中挑撥、欲搆成二國兵爭、亦往往有之。近又得有日本西字報、據言現在法人攻越南一事、中國如必與法交綏、頗為可危。蓋中國之兵、未能整齊、而法國之兵、則統計共有三百三十一萬二千、水師各兵、尚不在此數。中國近來雖亦倣照西法練兵、究恐非法人敵手也。此報所言法兵似乎確鑿可據。然其涉遠以與中國爭衡、豈能掃境內之兵空諸所有以求逞志乎、是必不然矣。無論、本國險要須當防守、以窺鄰境得而甘心、即如端尼士各國口岸、為所管轄者、皆須屯兵置戍、方能保護。況近又用兵於參加士架島國、尚未克收厥功、又安敢抽回其兵、以專注於越南歟。此以知其兵未必如此之多、即或有之、亦不能盡遣前來中國也。夫吳人入郢之役、因少兵備越、即乘間以入其都、史策

所戰。此類甚多人、情不甚相遠、想亦古今一致、中外無殊也。法人既善用兵、豈不慮及、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西國兵餉、較厚於中國、則其所費、更將倍蓰、即曰戰勝可索、賠償猶取之內府、而置諸外府也。然事未可料、勝難克操。倘兵連禍結、數戰相持、商旅不行、貿易斷絕。又將何恃以資接濟歟。故以法人而與中國構變、其兵雖強、究可暫勝、而不可久持也。蓋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饒、足以自守。倘如俄人之誘拿破荷、俟入其都城、然後縱火焚之、再以精兵斷其歸路、退進兩難、坐致困敵。法兵又將何恃而不恐耶。故中國而不與法戰則已、倘真與戎相見、則惟備兵足食慎。其邊防可守者固守、不可守者勿守、姑弗與戰、俟其銳氣少懈、然後出奇以擊之、讓不濟矣。自古攻人利於速戰、禦人利於緩戰、而成功之難易、即判若天淵。故曰法兵雖強、而中國亦未嘗蕪弱也。

#### ○越南近聞

二十三日、梳路德輪船、由海防抵港。據其船上報稱、是處近甚安靜、並無戰務。傳聞法國現有戰船五艘、泊於河上、以資防守。大約須俟法國救兵到、始定進止也。

（一八八三・七・二、光緒九・五・二八）

#### ◎電音辨訛

西字報云、現接有中朝駐劄英法二國欽使曾侯電音言、二十四日、英都倫敦有電音傳報、本爵使在法國巴黎上都城、與法廷商辦越南之事、經而允法廷將越南讓與管轄、從此太平之局、可以維持云云。此言未悉何人所傳、欲以重源使臣、而貽誤大局。其實本爵使並未與法廷言及將越南讓歸法國。想必好事者造此謠言耳。特此辨明勿為所惑。按中法因越南之事、已有決裂之勢、中國即不為保護海服計、法人若不得滿逞其志、亦必向中國構變以求獲償其大欲。故邇來傳說之餉、多有恫喝中國者、正不獨電音之言、曾侯侯允讓越南而已也、嗚呼、中國處此尚未可以決計歟。

#### ○海防郵音

法國加善砲船、昨由海防抵港、携有郵筒言、邇來並無新聞。法軍按兵不舉、惟俟其國救兵前到、然後再商進止。聞黃黑二旗、聚於太原附近之處、軍實備器械秣馬厲兵、以觀便進攻南定等處、然傳聞如是、究未見有動靜也。前傳法國有砲船、用開花砲攻越南某砲臺一事、悉屬子虛。蓋法軍自敗觀之後、已不敢輕觀越南、或新兵既到、始能再鼓銳氣、以與越南從事。則加善砲船在港購辦火食後、即將動輪往上海矣。

#### ○法船赴越

新嘉坡信息言、本月十七日、有法國卑燕質兵船由歐洲行抵新嘉坡、所載兵士、約數百名。蓋派往越南、以資調遣者也。於採買煤炭糧食後、即動輪進征、不復少為逗留。蓋救兵如救火、固貴於神速也。據傳、此船先到西貢、謁見法官、然後再定進止云。

（一八八三・七・三、光緒九・五・二九）

#### ◎論法軍在越情形

法軍既敗於黑旗、銳氣已喪、邇來防備嚴密。凡軍中消息、概不准傳說出外。商民往來書函、亦必嚴加糾察。在法人之章、以軍機貴乎嚴密、倘任多魚之漏、必貽□□之憂。故不妨秘而不宣、使人莫測其端倪也。然以明眼人觀之、則法人之無能為役、已可想見矣。何則軍中虛實、固不可盡洩於人、而戰務情形、原無妨明告於衆。蓋兵雖不驕詐、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自有先聲足以奪人者、則正可張其旗鼓、奮其威武、使人聞而膽破氣攝也。今法人轉諱莫如深、凡書函往復、不許談及軍中情事。是其心膽□□法而神魂已怖也。推此意則將帥敗為勝、諱扶為勇、以愚中外之人、而行其恫喝之術、昔知久與相持所有真憤、必將相繼託出。若中國能迎機、以批卻導欺、不必大彰捷狀、亦足以制其死命矣。是則法人之為此、似甚智而實甚愚也。近聞、黑旗提督已糾合黃旗之衆、督率越南之兵、於月之二十

十日進攻南定。鎗炮之聲，晝夜不絕，孰勝孰負，刻尚未決。而法人前所募之客籍人，共有六百餘名。經撥有百人前赴南定，以援駐守之法兵。法人現又在海防，定造綢衣二千襲，短袖對襟，如中國人夏令裏衣，所呼為鷄翼衫款式。蓋備給與所募客兵，俾得混入內地，以作奸細。此言若確，則法人之為計亦狡而狠矣。蓋咸豐年間，法人糾同西國，攻粵垣擾天津，多藉客兵，以為嚮導，頗得其力。故此仍用前策以期制勝。然前時中國適遇髮逆之亂，粵東會匪，聞風騷擾，致為官軍擊破，逃出洋海，悉屬亡命之徒。故樂為西人所用。今則中原安靖，雖有會匪游勇，欲思竊發，亦苦於無隙可乘。法人雖多方召募，其往應者，要不過志圖溫飽，非同前之進隊退戰，無所容身，甘効死力也。然則中國處此，亟當勉勵三軍，以與法人從事矣。夫越南之富良江，法人所稱為紅河者，實發源於滇省。法之欲併越南，蓋欲通紅河也。其欲通紅河，蓋欲至滇省，所謂項莊舞劍。其意固在沛公，中國不欲固滇疆圍則已，欲固則斷難棄越南而不保也。即曰，中國時事孔亟，財用窘乏，船不能如法之堅也，炮不如能法之利也，兵不能如法之訓練也。以此言戰，究無可恃。然亦思邇者軍務既已肅清，軍政又經整頓。今被憑陵，尚曰待何時，且無解於十餘年來之耗國帑而傲西法也。平時則與高采烈，侈談經濟，臨事則瞻顧徘徊，互相推諉，會亦知敵人之勢等觸藩，已有羸角之憂耶。竊計，此時法國遣來之兵船，現抵西貢，即黑旗不攻法軍，而亦恃有新軍，鼓其銳氣，以攻黑旗，期復仇而雪。倘再不勝，必將遷怒及於中國。如昨錄字林報所云，來擾粵東，似宜早為籌畫，密為偵察，內則激勵吾民，以忠義倡辦團練，務使衆志足以成城，外則遣派勁卒以防守，乘其阨塞，不使奸宄得以滋生，則法國兵船雖多，究不能與我爭勝也。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觀法軍在越之情形如此，則事不難知。奈何不早為決計歟。

○西貢郵音

西歷六月二十三日西貢信息云，現道路紛傳，法軍之在東京者，為黑旗所

攻，力不能支，以致潰敗。聞法國新任提督，已為黑旗所敗，法兵死有百餘人，又有二百餘人為黑旗擒獲。並傳黑旗現選派精兵萬人，往攻河內，務期將城奪回。所傳如是，未知確否。西貢官紳現聚集會議，欲令越南駐是處之正副領事，退出境外，另覓地方駐劄，以免越南之人混迹其間。致敬嫌疑而滋生釁隙，以謀為地方之不利也。又議政局員會議，欲在東京建設電線，以達至西貢，俾得傳遞消息。惟經費浩繁，須為籌撥，始能鳩工從事。擬着東部電線公司，承攬建造，限於三月內竣工，而每年補回福蘭士二十五萬枚，以二十年為期，所有往來傳遞東京信貨，悉歸該局所得，而公司則得往來香港信貨焉。至小呂宋諸埠信貨，應各沾其半，以昭公允。惟未悉詢謀僉同允為舉辦否耳。又議設一電線，由西貢以達於海防，載事之後，則議局自為料理，或實與法國公司，以收其利益焉。按，此之議局所議，未悉何人之意。然欲設電線以操利權，亦可謂捷足先登而不肯讓人以獨步矣。

○天津郵音

天津遞到信息云，現道路傳設李伯相之長公子，擬附豐順輪船前赴上海。蓋因與法國公使，商辦越南之事，須熟悉西國語言文字之人，俾資臂指之助。李公子素諳西學，故伯相着其到上海，偕同馬眉叔伍秩庸諸君，協力贊襄，冀臻妥善也。信息又云，法國戰船遣來中國者，共有二十艘。內有鐵艦三艘焉。又聞，京中大臣工現有奏疏，紛紛入告，皆言朝廷籌畫兵備，將歷二十餘年，今更不與法人從事於戰，更不知何時始可言戰，且又不知從前之兵備，果屬妥若也。惟某邸與某大臣，則意見異乎衆臣。故朝廷尚難決計也。

○法國郵音

法國信息云，法國議局，昨又聚會以議東京之事，並籌撥軍餉，有議員昌言於衆謂，中國必欲認越南為其屬國，則法國可無庸與議和約，惟有事出於戰耳。蓋越南與我法國立約時，並未言是中國藩屬，而中朝亦未始終與

聞其事、何得遽出而干預耶。大臣巴佛與渣廉拉嘉因言、信如此議、則計將安出、議員答以此事何難辦理、今可將出兵之意、佈告越南、着其遵照前所立之和約施行、並將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和約、妥為刪改、則我有詞以折中國、彼即欲索回東京、其曲在彼矣。歐洲各大國聞之、亦不能置其喙、而謂我之取東京、不合於理也。此事惟在我國執政、堅持其議焉耳。倘畏難而退兵、是既得復棄、不獨見輕於中國、且貽笑於歐洲也。審是法人個強極矣。中國即欲與和、究何從以置詞哉。

## ○海防近耗

二十七日、法國南星輪船、由海防抵港。據其船主報稱、東京並無戰事、法國遣來之兵船、亦未開行抵西貢。蓋據其船啟程時言也。按、邇來法人於越南軍務、多有隱諱、而又不准人洩漏消息。故近日所傳之事、俱不甚明確也。

## ○伯相兵備

上海西字報云、李伯相奉有中朝之命、經營三省、和戰之議雖尚未決、然觀所部之兵、則為數甚衆、固足以資緩急、而可稱有備無患者也。曾接有探訪人信息得悉、李伯相共有兵二萬九千人、分為五十八營、而分駐於各處。其在山海關者、則馬兵六營、步兵五營、在遼東者則馬步兵五營、在白登者則馬步兵九營、大沽則護軍一營、砲兵一營、步兵五營、保定則護軍二營、順昌則步兵一營、旅順則步兵一營、天津則護軍一營、水師兵一營、步兵五營、又蘇州則步兵十一營、馬兵五營、皆經訓練而百戰之勁旅也。倘有軍警、羽檄紛馳、陣績可以取齊以從事於疆場。故中法若啟爭、即伯相之兵、已足備禦。況尚有各省練勇、亦可調遣乎。邇來、論時者皆云、法國兵多而強、而於中國兵備則異而不講。故時伯相統帶者、查核其數、錄報以供衆覽。按、西報所言如此、其亦留心中國武備者歟。惟西字所謂中國地方、或與華字音義不同、彼此翻譯難免歧、殊閱者會其意焉可也。

## ○法船將到

倫敦日報云、法國現又遣有船二艘、載兵往援越南之法軍、一為晏南美、一為美高。聞已由歐洲啟程、約西歷六月抄可抵新嘉坡矣。晏南美兵船管駕官、乃副將也。船上有活炮臺兩座、砲兵一百一十二名、另水師兵七百名、分為左右兩隊、統帶員弁共四十五人、美高兵船則活炮臺一座、砲兵外亦有水師兵二隊、統帶員弁共四十人。據傳尚有亞多蘭兵船、載有軍兵、均已啟行前來越南矣。據此則數月之久、法兵東來者、總未○三千名、而兵船亦僅此三艘。是知涉遠道以攻人、固不能多調軍兵也明矣。

(一八八三·七·四、光緒九·六·初一)

## ◎閱明報法國謀越原起書後

西人之到中土、其藉口者有二、曰通商、曰傳教。通商以阜財、傳教以勸善、似大善於中國也。而實則禍端所伏、諒有已時。其欲為中國之不利者、皆蓄謀於數十年前、而期收功於一旦。觀此報所錄法國謀越原起、而歎法人之堅忍狡滑、華官之猥瑣庸劣、真判若天淵也。法人流不自由滇至越、復由越回滇、往返情形、是必端倪不能無露、且擅與兵旅、攻取東京、而馬提督並無所聞、儼然受其賄遺致隨流不術中、固屬形同傀儡、乃邊省大吏、亦視其事為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無所動於中膺。詎知法人之意、其謀取越者、實欲通紅河以直入滇境哉。昔乎助報之旨曰法人志不在併越、不過藉以為梯帆之人也。華官既不能防之於前、早事綢繆、以口衛己之藩封、俾法人有刻木成舟之勢、至今日而始欲干預其事辦理、誠非易易。然則欲歸咎於前入、而已噴噴莫及也。惟在及時覺通、以禦荒蕪、廣招探而己矣。願吾思之、越禍業已孔亟、欲難荒蕪、而法其已將據有地矣。欲廣招探、而法船已將編泊於河矣。此固非空言所能見效也。此時宜力求保存大局、以擊法人之謀、而泄法人之氣、則似會戰一字、更無可設法者。然而尤有懸焉。又不可不察而並顧也。法人意存由越通滇、外擊印度之利權、內

以觀中國之利藪、而未嘗不慮英國悉其隱情、揚臂而起、與之相爭。故幾經徘徊籌度、然後決計大舉。當去歲攻奪河內時、在中國即宜勸兵境上力為勸和、使其無所藉口、乃遲疑觀望、以迄於今、尚欲爭以口舌。豈非適為法人所欺侮乎。夫法人狃於前事、而又慣用恫口虛喝之術、所謂滋蔓難圍、誠有足慮。倘中國更不早定大計、法人自料力難獨有越南必將以重利陷各國、暗立條約、合而謀我。其時欲和則無可言和、欲守又難以力守。事之棘手、更有萬難於今日者。故以中國現在之形勢而論、誠不如西國之戰守有具原不可輕於一擲以國事作孤注。然必不得已而以興戎相見、似亦可以張旗鼓、以從事執鞭、弭以周旋、而不必退避三舍也。蓋法人於越南並非犬牙相錯、世為仇讐、彼厚則此薄、可比要不過貪其土地以誇遠畧而謀利益耳。可圍則圍、可止則止。想法國之人亦有能見及者也。若中朝力持其議、出而與拒、不為威武所屈、不為利害所動、我用我法、為所賞為、閉關絕使、固邊修防、召號豪勇、與以共事、儲粟十年、備兵百萬、舉中原之衆、誓與久持、法人能知我前時之虛實、不能測我今日之作為、未有不惕然戒懼自悔其計之過。觀此情形、亦恐兵連禍結、終致通商大局有所礙、必不忍袖手旁觀、將為分其非、辨其曲、直出為勸和者。此又勢所必至。惟在我事事維持、務求實際、不為外人所覬覦、斯勝算克操、而國勢得以日張、國威得以日振耳。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此時務也。不然事前既不知防維事後又知袖救、其所以增漆室之歎、厝祀人之憂者、庸有既乎。

○電音

二十六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中國駐英法欽使曾侯、已接到電音、得悉李伯相在上海、曾與法國新公使會晤、惟談及越南之事、法公使殊多偏執、竟若意見既已參差、談論亦屬無益、似此情形、中法斷難委曲讓和、言歸于好也。接法人惟堅執其說、必不肯以越南為中國藩服、且貪賴其土地、故決計出師、而將前任公使撤回。彼新公使是必希法廷之意、以與中

國為難、中國愈欲說和、法人愈形得計。豈待李伯相與新公使相晤而始知意見之定有不合哉。近又聞、法國有電音遞至上海、乃授新公使、以辦理越南事宜者、洋洋灑灑、幾至六百餘言、經電報公司竭數點鐘之力、始能譯交公使。惟先授意、與電報公司不得宣洩於外。故人莫得而知之。然以意測之、亦是以恫疑虛喝、而濟其貪狡陰謀而已矣。中國竟靜以鎮之、而聲色不動焉。真可謂好整以暇能者不忙矣。電音又言、埃及丹美達地方所患疫症、近更令人寒心。竟有則昌愈熾不可遏抑之勢、且傳染甚速、延及四隣。凡澳大利亞、意大利亞、以至土耳其、希臘、法蘭西諸國、無不慮及漸染。此症特為設法以冀拔本清源、俾免同病相憐、倘有船艘由丹美達附近各埠前到者、則不准入口停泊焉。蓋西國最畏疫症以為醫治不及、即難免性命之虞、且足以波及他人。故防之嚴密如此也。電音又言、俄廷聞中法將有擄兵之耗、特宣言於衆謂、亞洲若有兵爭、無預彼事、惟守局外之義、作壁上觀焉。按中法之變、業將構成、泰西各國、並未聞有左右袒之議、皆袖手旁觀、默不一語、而俄人先倡為此論、非甚有愛於中法二國也。毋亦如諺云、樂得做人情耳。

○越南近耗

本港西報云、現因越南之事久無所聞、曾致函與東京人詢問近狀。茲接回音言、西貢海防兩處、因未設有電線、故每苦於信息不能迅傳。惟聞、法國救兵、不日可到海防。此時必有一番血戰、自當有聞。即報俾衆週知也。西歷六月二十五日、有法國南運火船、行抵海口、即聞海南火船報稱、越南有兵三隊、前赴海防。又據海防之越人傳說、十七晚黑旗出攻法軍、惟未悉孰勝孰敗。海南火船、隨即駛往夏龍海灣、探察動靜、此到其處、則見法國各戰船、悉泊於此。並遣有軍士登岸擄海畔之島、建築一炮臺、以資守望、且便於休息兵役焉。按此處毘連兩海道、一為夏龍灣、一為飛龍灣、外瀆大海、四圍島嶼迴環起伏、棋布星羅、一望叢灌林深箐密、近海處礁石甚多、船艘難駛進諸島杳無人烟。惟獼猴之屬、滋育其中、曾經西

人鍵幽履險、詳察地勢、覺煤礦獨旺、商諸越人、設有一廠、挖採煤礦。法人今既據守此地、將來必大興礦務、以擅利權也。駐守河內之法軍、自為黑旗所敗、即悉退守城中、以待救兵、不復敢越雷池一步矣。現法國有戰船四艘、悉赴河內、以遙壯城中聲勢、且防備黑旗攻襲。軍中往來信息、皆用小輪船傳遞、尚不致彼此隔絕也。惟海防苦於河道水淺、兵船難以駛入。潮長時水深不過二尺三寸、若潮退則僅得尺餘水耳。法軍在此日夕、慮有黑旗來攻、擬在城外環築壁壘、安置大砲、以資守禦、無如夫役難僱、是以不能一律營造。蓋是處雖有中國人及越南居民、惟皆畏黑旗仗義執言、將加以罪。故法人即多方召募、略以重利、誘以甘言、亦卻顧徘徊、不敢應募也。因此載運貨物出口、亦甚形不便、所儲之米、積如邱山、亦無能販售出外也。附近海防有山、巍然高聳、橫亘數里。其麓即接見龍灣。前數年經越官商諸法人、在於山巔、建設西式砲臺一座、名為波雲、頗據形勢、太平時漁船避風每泊山下即休、山櫛屋以居妻妾、現為法人所踞、漁人亦多遷徙。故地方益形荒涼云。

（一八八三・七・五、光緒九・六・初一）

○德國電音

德國伯靈都城發來電音言、中國前在忌勞般澳定造之鐵甲船三艘及活砲臺數座、均可於日間陸續竣工矣。候配備大砲及水雷齊足、即啟程來華、以便驗收也。至前造之鎮遠鐵艦已於西歷六月二十六日、由士威廉文進水、駛出歷忌海灣、試行以驗其機器運動若何、俟詳驗後、即駛來中國矣。按中國邇來在歐洲購造船艘火器、不可謂不多。然現與法齟齬、又咸感不足為戰守之資、而竟於不敢早決大計焉此誠局外人不足以知局中事也。夫平日不為未雨之謀、而臨時又作掘井之舉、謀人家國之謂何無論自問應亦啞然笑、爽然失也。第就敵人出奇制勝言之、豈不慮其窺我情形、從而生心乎。茲閱西報有謂、法因越南之役、料知中國必出而干預、倘或和議決裂、

中法不得已為戎衣之會、觀兵海上、則鎮遠鐵艦奔歸中國、即屬利器、而為法之勁敵也。特命其國之駐守太平洋水師提督、嚴為巡探、若中法決出於戰、則德國交往之鎮遠鐵艦、須為設法阻截於途、不使得入華境、如德國駕駛弁兵、欲為理論自可送往就近口岸、令其附別船歸國、而將鎮遠鐵艦、奪為己有、審是法人已慮及中國有戰船、足與相抗、而欲先發以制人也。中國如能見及於此、則所以籌備於無事之時、而求濟於有事之日者。其可稍形忽畧乎。國家安危、全在武備克修、固不能援文德懷柔之說、以偷旦夕之安、而貽後世之患也。茲聞、戰艦將到、而法人又設此謀。故錄於報、而附識數語焉。蓋深有望於宸衷諸公留心國事、統全局以維持也。

○都中郵音

晉源報云。接有都中友人信息得悉、中朝臣工、因法國日肆愚陵、情殊憤激、咸昌言於朝願與法人決戰。中朝因發交王公大臣十人會議。其以戰為宜者有八人、其主和者則二人而已。至道路傳說、則謂李伯相此時殊覺無所適從、為戰為和、皆不能定計、而左侯相則始終欲與法人興戎、以相見也。信息又謂、西國駐都各公使、亦屢次會議其事、皆以中法若果構釁、則兵連禍結、不獨生靈塗炭、即通商大局、亦甚有防礙。蓋恐中國若戰勝法人、從此西國在中土貿易諸形不便也。咸願聯同各國、協力勸和、俾兩國言歸于好、得以同享太平之福、悉沾中國之利焉。惟法人之意則必欲全攬越南政權、不肯委曲相從、致失機會。故論者謂、各國公使雖懷好意、願為從中調停、無如法人不聽、以致中國不堪、終將迫而出於一戰也。然則法人之偏強、早在傍觀洞鑒中矣。惟戰止戰、中國其思焉否。

○海防近報

五月二十六日、海防信息云、法軍之駐守南定者、計共有弁兵四百名。恃其鎗砲之利拒險以守、頗足無虞。惟聞、近多染有痢症、醫藥雜投、元氣大損、加以晝夜巡防、不獲安息、倍形困憊。法國提恐為黑旗所乘、致有

意外、將患病之兵、載回河內、妥為調理。二十日越南有兵往攻南定、欲將砲臺奪回。法兵抵死禦、砲如雷轟、彈如雨落、越兵不能取勝、遂收隊而回。法兵欲往追逐、而深恐中黑旗之計。故不復乘勝窮追。聞、越兵此役、頗有損傷焉。法國砲船昨拖有漁船一艘回海防。蓋此船為盜所劫掠、取財物之後、將其覆溺水中、法船至此、見礙水道往來、特為撈回也。

○會議遙傳

滙報云、法國新任公使、昨在上海與李伯相會晤。其所議之事、據傳並未談及越南當作何辦理、惟言、雲南民教不和、致將牧師戕害、理宜向中國索償。初則欲中國賠銀五百萬、以作補卹之款、並在雲南、擇地開作口岸、俾廣貿易。此法公使之意也。至李伯相若何覆答、則未獲詳。現公使又減至一百二十萬兩、方肯止息干戈云。按、中法之事、其最要者、無過於越南。倘如此說、是法公使故舍其重而以其輕者、首發難端也。計亦譎哉。

○西報辨訛

晉源報云、昨有人傳說、法國兵船之在越南者、於前月駛往海防、猝被水雷、擊沈二艘。茲查、其實乃好事者為之。蓋子虛烏有之談也。惟法國威拉士戰船、奉有水師文書、着巡察中國海道。已於二十五日行抵上海矣。

○法思洩恨

法國消息云、現法廷接有李元戎被黑旗俘誡之耗、大為震怒、發有文書、與其駐東京公使謂、法軍之敗、不必向黑旗雪恨、惟須為越廷是問。蓋黑旗之敢於抗法軍殺法將、皆越南朝廷暗中授意也。可向索巨款、俾作賠償。倘彼延宕、則不必顯惜亟運開花大砲、以攻其京城、使悉付一炬、以慰李威利之魂、而洩我法軍之恨焉。按、此說若確、則前所傳法人議政順化者、為不虛矣。越南其危哉。

○天津郵音

天津信息云、中國利遠輪船、於五月二十四日、已由天津啟程、回上海矣。

此船曾在大沽、載有大砲數門、往山海關、交駐防之軍、置於砲臺中以資防守。蓋因越南之事與法國齟齬、和戰之局、尚難驟決。故須修守戰之備、以免臨時無所措手也。信息又云、是處有商人倡議設立水局、業已招股籌費、以便舉行、擬科二千股每股捐銀百兩、合共本銀二十萬兩焉。至事之成否、則尚未能預決也。

〔一八八三·七·六、光緒九·六·初三〕

◎論邊防不可廢弛

事勢有今昔之殊、則措施有變通之處、喜粉更者固非、習因循者亦非也。夫天下有道、守在四裔。誰不知之。然膠執此說而謂、文德誕敷、自足懷柔遠人。其不見輕於敵國、貽禍於後世者幾希矣。邇來中外立約通商、雖曰力敦和好、而究之惟利是視、率四方之異類、而環伺於我側、稍有罅隙之可乘、即致兵爭之迭起。是外市我以美名、而內貽我以實患也。普謀國者即宜一眼觀破、全力專注、以求弭變之方、使外人警惕維深、咸知我國有備、而不敢萌其覬覦、生其窺伺。其要不外修武備以固邊防而已。蓋天下之勢、儼如春秋戰國之時、強陵弱、衆暴寡、謀詐是尚、武功是崇。即置質剖符、亦難使悉歸約束、而不虞有變。我雖甘於自弱、究不能禁人之恃強也。我雖安於小寡、究不能禁人之不用衆也。苟欲長治久安、則在於事前知所編繆、事後知所神救、憂勤惕厲、終日乾乾、斯緩急有備、可經可權可暫可久可動可靜、而屹然如長城之鞏固、而不可動搖矣。今天下之患、不患於人才之繼、而患於有人才而不知用、不患於物力之耗、而患於有物力而不知節。即如籌辦邊防、明朝廷自軍務漸清之後、已飭各省大使、留意整頓、亦既倣效西法、購戰艦、練鎗隊、設立分局、製造各械。乃十餘年來、戰艦則循例巡防、而自管駕、以迄兵役究不知機器之若何運動也。並不習水道之若何易險也。聞以沙線而茫然、詰以風潮而莫對、則有戰艦與無戰艦、同再閱寒暑、亦同歸於朽壤焉耳。各省鎗隊、多者數十營、少

亦數十隊、而按期操演、以之塗飾耳目之觀則有餘、以之爭戰於疆場之間則不足。何者、紀律不嚴、號令不肅、除操演外、則不復在營或出而恣意媚賭、或聚而吸食洋烟也。是有鎗隊與無鎗隊同也。至於製造各局、則更有不忍言及者。試思、十餘年間、動用國帑為數甚鉅、果有工藝精進者乎。果有器械堪用者乎。稍聞警報、籌辦邊防、即須紛紛購諸外洋。如是又何貴乎有局也。然則為今之計、惟反其道以認真辦理、務期實事求是焉耳。中國非貧弱也、人民非愚蠢也。若能法行自上力除積習、又安見終屈於外人、而甘受其愚陵、屢取其欺侮哉。古人有言、見兔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補牢未為遲也。今宜實成疆圉大吏、各矢天良力講防邊之策、即法人言歸于好、俄人克守和約、各國安分貿易、無敢肆其誅求、亦當設法講武、練兵務財、足用不必鯁鯁拘泥成例。惟以本省之財、辦本省之備、多造戰船、精選員弁水師、則以駕駛別其優細、鎗隊則以命中、分其材能、更須廣求賢士、辦理局務、一技必庸、一奇必賞、凡有製造、惟在取其足能與西國頡頏、不狗情面、不棄怨仇、計日課功、惟期與邊防有所裨益。此則當今之要務、而為當道之不可推諉、即為外國有之所敬畏者也。否則徒以其名而不求其實、外患未生、則養尊處優腸肥腦滿、滿遇有變故、又多方竊避、或追咎前人辦理不善、或徐聽後人竭力圖謀、而所為者皆苟且、不終日之計焉。則事變安得速弭而國家又曷賴哉。

## ○法國郵音

法國信息云、巴黎士城之人驚聞李威利元戎冒險攻敵、致被俘擒、殊深悲悼。現倡議為豎李陵之碑、鑄范蠡之像、俾慰忠魂、用垂不朽。惟是需款甚鉅、須集腋以成裘、合衆擎而舉鼎、特出知單請各解囊、庶得仗助克服厥事、而衆情允洽、甚形踴躍、計旬日之間、已得福蘭十千枚矣。俟損助已備、即估工興辦也。信息又云、法國現雖踴躍用兵、志勦遠寇、然細察其國內情形、財用似甚耗絀。蓋因連年用師、餉糈浩繁、人民輸將、固患於杆袖之空、府庫撥給、又覺得裕項不繼。故年來賦稅所入、日有減色、

而法廷開疆拓地之意不衰、仍銳於進取、殊不可解也。按法國自為普所敗廢君主為民主、朝野同心、上下協力、未及數年、元氣已復。由是憤前時之敗衄、銳意經營遠方、以期失之東隅、失之桑榆、大拓鴻圖成駿烈。既藉口於阿刺伯人騷擾商旅、而畧定端尼士。又移師以伐參加士架島、欲舉阿非利加洲之境、棘入版圖、功尚未竟復、龍驤虎視、逞志越南、奪有東京、再圖南定、必欲於鯨吞越南之後、以蠶食滇粵之境。在不知其國勢者、方驚懼不遑以為法之強盛足以狼奔豕突、橫行宇內、難與爭鋒。豈知師努力竭、已有外強中乾之勢哉。若果與中國相持、賊未見其勝負之獨操也。

（一八八三・七・七、光緒九・六・初四）

## ●西人論法難動衆以攻越

茲閱西報刊、有西人論法國難興大兵以赴東京一則、頗覺切中事勢。亟譯錄之、以供衆覽。其言曰、法人之於越南、既已攻奪其東京、據為己有矣。竊法人之意、則以為區區越南、抑諍所謂最爾爾、固不能與抗衡、而將俯首聽命、甘為城下之盟也。然其實則勢成騎虎、頗覺進退兩難。何則法國之兵雖多、而究難以悉數遣赴越南、以大彰撻伐、而速奏膚功也。查東京一境、山徑崎嶇、水土惡劣。若調新練之兵、不能久耐勞苦者、往觀其役、必難得力、終有潰敗之虞。至於久經訓練之兵又難遠離故都、跋涉關山、前驅赴敵。故為法國通盤籌算、非經練訓兩戰者、必不可開遣。試思、西國兵額久有定數、安能掃境內、而屬諸將軍、使奏功於闕外乎。此以知法國興動大兵之難也。故邇來法廷接到告急文書躊躇、至再所遣救兵、每次或一千人、或一千五百人不等、總不能過二千之外者。且此等兵多是民間練勇、或從外地招募、而所報募有三千人及經挑選錄入兵籍、僅得二千五百人。是不啻驅市人而使之戰、本非節制勁旅也。至於水師精兵能調遣、合通國計之、共得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五人。若悉令詣越南、則真所謂獅子

搏兔，須用全力也。夫法國水師，原不止此數。惟遣戍在外砲兵步兵已有一萬六千人。若抽調到越，又慮防守單弱，變生意外。此所以不能動衆以攻越南也。總之，法人若知進而不知退，必欲併有越南，致與中國失和，則兵連禍結，日久必有禍變。中國委任得人，將為制其死命矣。此實有關於通商大局，法人倘失機宜，後憂正大。豈獨法人之不幸哉。

(一八八三·七·九、光緒九·六·初六)

○法人購辦軍火

現聞法人在港中，購有上等快鎗三千桿並藥彈無算。此事若確，則法人之意，固不徒欲雪恨於越南也。夫以西國火器之精日異而歲不同，軍中所用，悉取精妙之品。其運至亞洲發售者，雖有上品，然已寥寥無幾矣。法人乃不購諸，就近以圖得為揀剔其良蘆，而竟於港中取給焉。豈船艘載運厥有甚難歟。抑價值較為便宜歟。毋亦既在粵東招募客籍之人，以充兵役，則給以此等鎗彈，俾別於西兵焉耳。然而法人之用意，更有深焉者也。蓋兩國兵爭，首在利器，以操勝算。越南之役，志在通商滇省，非與中國構釁，即得有越南，究須再費唇舌，始令中國俯首聽命，許為割地、界立埔頭。故再四思維，與其今日用兵於越南，異日用兵於中國，紛紛延解，多費時日，究不若乘勢與中國為難。如俗所謂一鍋煮，熟不復另起爐灶也。惟是兵變一成，中國必需購辦軍火以資戰守。香港一隅為中西之孔道，為商賈之淵藪，而密邇粵東。若非先絕其購辦之路，則如取如携不患軍火不足於用，如是則以中國之衆用西國之長，禦侮有資，心壯氣奮。法兵雖精，而主客異形，勢逸異勢，究未知誰勝誰負也。故突出此謀，先向港中購取軍火。一則以給客兵，二則使中國聞知，必將商諸港官，請照公法局外之義，禁止軍火出口。如是則中國墮其術中，頓失所恃，不敢與戰，而法人乃可逞其志，而償其願矣。法人之謀，抑何狡歟。特未悉中國其知之否，且為籌及否。時事孔艱，正忠臣義士，報効國家之日，竊願勿令杞人徒履隱憂也。

也。

○法船赴越

新嘉坡信息云，法國所遣往東京之安南美兵船，於西歷五月二十九日，由租倫起程，至六月二十九日抵埠，經購辦伙食後，即動輪趨程，據傳船中舵工三百五十一人，兵士九百五十八人，統帶官名李威倫，固宿將也。久歷戎行嫺於轄畧。此次携帶軍火甚為繁多，並有水雷砲船一艘。蓋法人之志，固在投鞭斷流，踏破越南矣。然似此炎夏之時，天氣酷熱，法兵遠至，正恐猝難以得利也。此又在禦之者之善審機宜哉。

○越南近耗

五月二十二日，西貢遞來信息云，法國發燕羅載兵船，已於昨日行抵西貢矣。蓋俟載兵，前往東京也。信息又云，法人之在西貢者，前聞其國前任實公使，有擬將越南剖分為二，半歸法國管轄，半還中國辦理之議，大拂於心。特聚眾會議其事，聯名且稟請議院，代為轉奏，法廷謂實公使所議決難施行。蓋以越南利權，宜為法人所獨擅，而不可使中國得以攙奪也。後經法國大臣覆有文書謂，實公使雖有此議，惟朝廷並未允許，汝等可安心，在西貢貿易，無慮利權之不能盡歸我法人也。按法人之謀越南，可謂朝野同心矣。中國將何策以保全之哉。信息又云，法國駐劄東京總兵官因接任，伊始欲得越南官兵助。其攻剿黑旗保護東京，具有文書，移咨越南某巡撫，其畧謂，今者法國議院，經籌撥軍餉，以期早日戡定東京，克收厥功，同沾利益。至李威利元戎之敗，亦必督率軍兵，奮職勁敵，以雪此恥。然仇有主名兵不妄殺，固不虞玉石之俱焚也。茲者本將軍接有法廷電音，職膺闕寄，則麾下弁兵，皆得節制。凡隸我法國軍籍，無論法越之人，理當視同一體，俾得戮力戎行懋建乃勲，素稔貴巡撫能知順逆，克守大義。故特着法國人員，權為各兵統帶，俾事權有歸，號令不淆，得收臂指之助，貴巡撫當協力同心，以束約各兵，勿使劫掠商民，則人得安居樂業，共享昇平矣。又有告示曉諭東京居民，其畧謂，我法廷之攻奪東京、

非貪其地土也。實欲守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與越廷所立之和約、以保護利權而已。無如越廷不曉此意、託詞延宕、故不得已而用兵、乃竟有黑旗之黨、糾合黃旗、誘聚越人、與我法軍爲梗、以致攻戰不休、俘我元戎、殺我勇士。此恨此恥、言之痛心。茲特糾集勁旅、尅期出師、誓掃兇氛、以安商旅。越廷既與我法國立約通好、本屬友邦、則越南之人民、無異法國之人民也。有害則共去、有利則同沾、固可表天以自明。諒汝等亦所深悉也。苟非助黑旗以抗我軍、本將軍是必力爲保護。今救兵計日可到、祇向黑旗大彰捷伐。凡越南人民、概不妄加殺戮。特此諭知。祈勿驚擾、以安生業、則太平可拭目以俟矣。按法國總兵官此言、蓋欲得越人相助也。然既據人之地、掠人之庫、而尙曰保護、將誰欺乎。施不恕則言不順、得不爲黑旗所竊笑哉。

○東京近傳

海南火船、由海防抵港。據搭客傳說、前月杪、黑旗又與法軍開仗、法軍死傷、共有數十人。惟事屬傳說、未悉是否。姑照錄之、以符日報體裁耳。